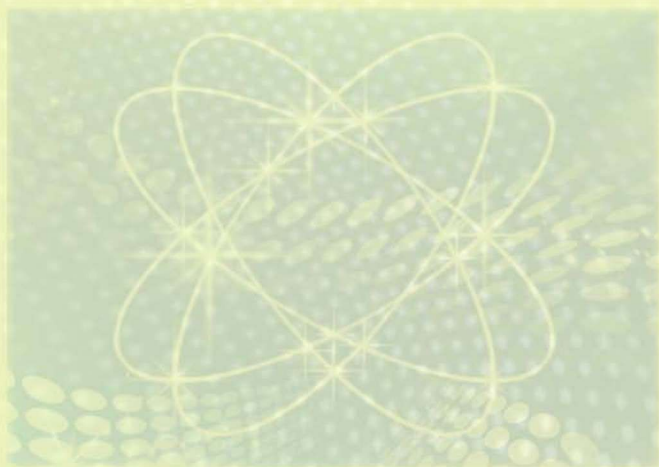


晨 雾



目 录

山村情趣.....	1
吴 嫂.....	4
一簇蝴蝶花	7
山旮旯里的“贵妃”	10
他失去了一片绿阴.....	25
失 宠.....	27
新经理的一招鲜.....	29
老义母.....	31
三 娘.....	34
绿色的追忆	38
欠 情	40
滴泪的老枣树	42
孤独的白鸽	44
不尽人意的探亲.....	47
帮 工.....	49
浮云遮住了月亮.....	52
考 验.....	55
胖瘦有别	57
楼 长.....	60
只当咱俩才结婚.....	63
黑豆芽.....	65
驯 猫.....	67
门	69
同 行.....	72
雄鹰展翅.....	74

弯弯树下	85
诀 窍	87
误	90
来滴水村纪事	93
狼口夺孩	96
瓜把式	98
晨 雾	100
部长的宣言	103
重复的梦	105
山楂杏	107

山村情趣

俗话说：六月连阴吃饱饭。眼下正是水六月，老天倒把人干起来了。瞧，有半个多月不见雨星了。老爷儿（太阳）像团烧旺的火把人烤得蔫头蔫脑的，烦躁不安，更别提庄稼了。

王爷台真像头巨大的瘦牛，脊背上的片片山草由墨绿变灰白，趴在地上带死不活的。梯田的庄稼，原来水灵灵的，敞着大喇叭口，伸展着宽大的叶面。而今，旱得拧成了一股绳儿，死眉瞪眼躲在棒子根下喘气。

王爷台村支书褚英、队长石头黑和村主任李水波从梁北爬到梁南，又从沟下爬到沟上，查看着全村 60 多户人家的庄稼，蒸得浑身冒油，脚下升烟，眉头拧成疙瘩，眼圈潮乎乎的。他们走到一块地头，摸摸点火就能着的棒子叶，心疼得像妈妈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要渴死一样。

“唉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刚三年不吃反销粮，难道今年就又要……”褚英忧虑地自言自语。

“就怕掐脖子旱呀，看样子今年大秋完了。”石头黑失望地搭话茬。

“要是在我们家那儿，一年不下雨都不在乎。可这儿谁也没辙。只有老太太卖鸡——着。”李水波是从平原招亲来的，他无精打采地插话。

他们边走边说。到了牛尾梁一块石头地边站着了。

“嘿，这块地是怎么回事？”褚英惊讶地大叫起来：“是谁的宝地？”

“可能是林桃香的。”大队长石头黑说。

他们意外地发现：这块地的棒子没有一点旱象，黑绿宽大的叶片，有力地向上伸展，似乎向老天爷示威。地坎上的窝瓜、豆角秧鲜得像

水葱儿，把崖帮盖得都挺严实。棒子卖了花红线儿，瓜豆的枝蔓做了花儿。蜂飞蝶舞，一片生机。

他们像磁石般地被齐刷刷、水灵灵的庄稼吸引了，钻进地里蹲在棒子根下，只见棒子根处已刨了坑，浇了水。抓把土——从指缝中滋水。林桃香不是自愿到医院动了手术吗？男的出了远门，谁帮她浇的？支部书记正在纳闷。

“晋姐——慢点儿爬——”山下传来一妇女细声细气的喊声。他们出地边往山下一望，五个穿着淡粉色上衣的妇女，背着水桶，弓着腰，排成一字形，从坡下向上缓缓移动，像万木丛中五朵山丹花在微风中摇曳。

一向沉稳的褚英，像受了什么刺激，突然眼睛一亮，伸出大拇指，激动地说：“好样的！过去老喊愚公移山，今天又来了，真像老山将士的精神啊！”

爬在最前头的是妇联主任、李水波的妻子晋山花。“嫂子，真能卖力气呀！”石队长亲热地称赞。晋山花微微一笑，把水桶靠在一块大石头上，从背套中伸出右手抹抹脸上的汗。“水波，快，给娘子擦脸。”“去你的。”水波推了石队长一下，然后红着脸，心疼地看了妻子一眼。

夜幕降临，山村静了，只有蝉儿没完没了地鼓噪。忽然，立在街心上的大喇叭响起粗犷的声音：“要学习妇代会助人为乐，不怕吃苦的精神，向干旱作斗争，力争今年不吃一粒返销粮……”

宁静的夜被打破了。蹲在崖根、坐在树旁、躺在青石板上乘凉的人，心被搅动了：拴背篓的、哑水桶的、磨锨镐的、备脸盆的，杂乱的声音混进了蝉鸣，弹奏出一支山村的小夜曲。只要天一放明，男女老幼便会一齐拥向夹子沟那湾清灵灵的水……

老天真会捉弄人。后半夜悄悄地不紧也不慢地下了场透雨。真是好雨知时节，润物细无声啊！山青了，梯田绿了，天晴了，空气清新了，人们也甜甜地笑了。

吴 嫂

夕阳西下，缕缕透着金光的云彩，轻纱般地飘在天边。

锁柱匆匆走进家门，吴嫂正忙着晚饭。“妈，我俩在前门家具店选中一套新家具，1800元。”儿子还没坐下就兴冲冲地说。

“噢！”吴嫂从炉边站起，把饭菜放在桌上。

“妈，”儿子笑呵呵地说：“您把存折给我，明天支出钱来。”

“这……”吴嫂望着儿子，一股难言的苦衷袭上心头。

锁柱望着妈异常的表情。

“妈，您嫌贵？”

“不，结婚应当买点儿像样的家具。”

“那——，是钱不够？”儿子莫名其妙地问。

“够，只是……”吴嫂欲言又止。

“妈，您有什么难处就说吧。”

“妈把钱借出去了……”

那还是去年深冬的一个夜晚，隔壁的大雪哭着跑过来：“我妈肚子疼得直打滚，爸爸没在家……”吴嫂一惊，二话没说，连忙跑过去。

进了门，她看见梅花正捂着肚子在炕上翻滚，脸色苍白，直冒冷汗。吴嫂着急地说：“快去医院！”

梅花说话有气无力：“没……钱……”

“救命要紧，钱你甭发愁。”吴嫂飞快返回家，急匆匆地从箱子里拿出存折。

“妈，您真是的，这钱不是留给哥买家具的吗？”女儿挡在她面前急赤白脸地说。

“你甭管，救人要紧。”说完，吴嫂便“噔噔噔”地跑出门外。

经医生诊断，梅花是习惯性流产引起的大出血。住院要先交押金800元。吴嫂毫不犹豫地把存折压在住院处。

十天后，梅花出院了。吴嫂提着一篮鸡蛋去看她，被锁柱拦住了。

“妈，您这是干吗？”

“给你梅姨送去，叫她补养补养。”

“哼！连蛋皮都不给她。您忘了她撒疯、骂人、打鸡了？”儿子愤懑地说。

那是去年初夏的事了。梅花计划外怀孕，吴嫂上门做宣传工作，但梅花不通，嘴里还不干不净，骂骂咧咧。

一天中午，吴嫂刚进家门，就听见梅花院里传出鸡的乱扑楞、乱叫声，其间，还夹杂着梅花的骂声：“我打断你的腿，叫你浪得难受……”

吴嫂一听，心头一阵紧缩，知道她又在拿吴嫂家的鸡撒气。果然，“扑楞楞”两只芦花鸡扇着翅膀从墙头上飞过来，一跛一跛地躲进房后。她使劲忍住眼泪，不让它流出来，梅花啊，梅花！你身子骨不济，前夫生病那会儿欠了许多债，不让你要孩子，全是为了你好啊，可你反倒拿我的鸡出气。

就在这时，锁柱进了门。吴嫂连忙背过脸去，进屋收拾饭菜。

锁柱发现两只鸡的腿伤了，问妈是怎么回事，吴嫂支支吾吾地搪塞着，不肯让他知道真相……

看着妈那伤心的样子，做儿子的心里已明白了许多。

“妈，她一点良心没有，还给她送鸡蛋？”锁柱气呼呼地夺过篮子。

“锁柱，总有一天她会理解妈的心的。”

吴嫂轻轻拍了下儿子的手，依旧提过篮子走进了梅花家的大门。

也不知道梅花是故意与吴嫂治气，还是忘掉自己住院时欠了吴嫂的钱，她一直不理不睬，始终没有提还钱的事。锁柱的婚期也只能从阳历年拖到阴历年，又拖到“五一”……他理解妈妈的心，怕妈为难，但憋在心里很久的话不得不跟妈妈提出来。

“妈，她要跟我‘吹’。”

“妈就是不愿舍脸借钱，不然家具早买了。”吴嫂心里一阵酸楚，眼里浮出泪花。

“我去要，不然她不会自动还！”他用期待的眼光看着吴嫂。

“孩子，我求求你，要不得，要不得啊……”吴嫂拦着儿子，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掉下来，几乎是哀求着。

吴嫂整理了一下乱发，匆匆走出大门去借钱。刚出门，正碰上梅花的丈夫梁强。他满脸愧色地问：“您上哪儿？”“锁柱要去买家具，我……”没等吴嫂说完，他急忙说：“太对不起您啦。我卖了猪，又借了点钱，您先带上吧。”“可别！”她一把拉住他：“我比你宽裕。再说，她姨身体太弱，得好好补养补养，别舍不得。”“唉，锁柱的家具买不上，婚期一再拖延，我实在不落忍啊！”说到这儿，梁强的眼圈红了。“兄弟，这话说远了，孩子的婚事早点晚点怕什么，要紧的是梅花，千万得让她保重。”

他们的对话，梅花在院内听得清清楚楚，顿时一股热流涌上心头，就像那西山的日头，如一团火，照得她暖烘烘的。

一簇蝴蝶花

远眺，六楼一单元的阳台上挂了一条绿色的帷幕。近看，豆角的枝叶从一层爬到五层，筷子般粗细的豆蔓，紫绿紫绿的，大巴掌、小巴掌似的叶片，青翠欲滴。夏日的阳光，直射在绿茵茵的屏障上，人们感到格外惬意、凉爽。

单大妈住在一单元一层，在老家时她就喜爱见缝插针，种瓜点豆。今年谷雨时节，她从老家带回几颗云扁豆籽，种在凉台下。

去年春，老局长分了房子，把老伴从农村接来，让她过两天清闲日子。可老伴冷不丁一下子清闲下来又受不了，变着法儿找活干。这不，楼里楼外的卫生她都包了。

正是谷雨时节，她在窗前挖了个长方形的池子，四边砌上砖，里面种上十来颗云扁豆。绿芽破土而出，青枝绿叶油光光的，别提多喜人了。正是豆角的生长旺季，儿子捎信来，让她回村几天有事。过了十来天，嘿，那豆角秧悄悄爬上二楼的阳台，豆秧紧紧缠着竹竿，杈巴上伸出十余枝淡紫色的花苞苞。“妈，您看这杈杈上的花多像蝴蝶呀！”二楼小朱的小女儿看着蓓蕾，新奇地说。“别摘，那一只只蝴蝶不久就会变成豆角儿啦！”

不久，繁茂的秧蔓又爬上三楼，三楼也学着二楼的样，搭好架，让它继续往上爬，直到四楼……

这时，单大妈心里嘀咕开了，生怕再发生那不愉快的事。

去年，也是这时候，单大妈发现爬到四楼的枝叶全被剪断了，心里比针扎还难受。那小丁两口子可真够狠的……唉，谁叫你占了人家的空间呢！算我白种，自认倒霉，她恨恨地想。

夜里，她睡不着，脑海里演起小电影：那天她正给豆角施肥，丁香云站在她身边，出气挺粗，脸上还有一块块紫黑的蝶斑。单大妈断定她准有孕了。不一会儿，只见南面来了个人，小丁慌忙上了楼。

谁知，来的正是居委会主任，单大妈嘴对耳朵把小丁的事告诉了她。第二天，居委会主任就到了香云家去聊天，了解孕情。

从此，丁香云对单大妈怀有成见，非常冷淡，单大妈却不往心里去，对小丁一如既往。

一个大雨瓢泼的夜晚，小丁焦急地从学校回来，没找到女儿，急得一屁股坐在屋内哭泣起来。原来孩子不在家，单大妈便把孩子领进自己家给孩子沏了碗姜糖水喝，又烤干衣服，就急忙把孩子送回家了。小丁见到孩子，破涕为笑了。

又是一个狂风大作的下午，小丁从外面回来，见门口摆了双鞋，那是昨日晒在凉台上的，原来是单大妈帮她收回来的……一件件的小事，包含了单大妈多少心意啊！逐渐，小丁被单大妈的精神感动了，又和单大妈亲热起来。

秋分节前后，又鼓又长的豆角挂满了秧蔓。这天晚上趁着月色，邻居们到凉台乘凉，单大妈扬着头，用手圈成喇叭筒，冲上喊：“喂！如今责任制，豆角挂在谁家凉台上就归谁，不吃就老了。”那喊声顺着豆蔓传上来。

第二天一早，小朱先给单大娘提来满满一篮子豆角，像一篮翡翠。“大妈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先给您第一蓝。”“你们吃去吧，我们两口吃不了。”“不，理当您先吃第一口。”大妈正在和小朱推推让让，三楼的老罗又提进一篮。他说：“三楼结的最多，先给您一篮最鲜的。”单大妈的屋里更热闹了……

太阳升高了。那一簇簇淡紫色的蝴蝶花，显得那么热烈，又那么朴实无华……

山旮旯里的“贵妃”

好一个爽心、清凉的夜。

秀儿静静地躺着，心里喜，脸上笑，禁不住就笑出声来。丈夫齐才被惊醒了，调过身推她问：

“做啥好梦？深更半夜地乐。”

她不回答，还是抿着嘴儿地乐。“咔嚓”一声拉亮灯，屋里嫣红一片，照得小女儿活脱脱地像一个熟睡的小仙女。

秀儿不秀，长得五大三粗，粗手麻脚，脸又黑又长，还生着雀斑，未出嫁便得个浑名“母夜叉”，只是人们不忍心当面叫她。她模样虽丑，性情却温柔憨厚，干活里里外外是一把好手。但这副模样，使她25了还没找到婆家。

前年，她嫁到齐家，她丈夫齐才可生得精明俊俏，一副白镜子，一表人才。

这两个人咋凑到一块儿了呢？那还不是媒人的“功劳”。

原来齐才仗着自己模样生得好，家境也不错，左相一个姑娘不中意，右相一个也不中意。他妈着急，托媒人古谷嘴务必给儿子找个中看的，到时少不了酬谢。古谷嘴满口答应，隔了几天便乐颠颠地来了，一进门就喊：“我说她婶啊，这下我算给你家齐才捞个宝贝。论人品、相貌都是顶呱呱、第一流的。”

齐才妈听了高兴得合不拢嘴。齐才在里屋也竖着两只耳朵细听，越听越高兴。只是他不明白，干吗还说什么“丑妻近地家中宝”，“看人不在第一眼，黑脸儿的越看越喜欢。”

相亲的时候到了，姑娘果然丑，果然黑。但媒婆的巧嘴、丰富的陪嫁、健壮的身体使他动了心，又一拼“八字”还挺有缘份。他两人终于结了婚。

可婚后齐才一百个后悔。哪有什么越看越喜欢，纯粹瞎掰，反倒是越看越腻歪，从心里往外烦。奇才妈这时也后悔听了媒婆的话，细一打听，敢情媒婆拿了秀儿家一笔不小的谢礼。从此，婆婆找茬骂，丈夫找茬打。秀儿这时是老鼠钻风箱——两头受气，她只会呜呜哭。特别是结婚两年没生养，更给婆婆和丈夫留下了话柄。奇才往往一张嘴就说：

“瞧你个丑八怪样，啥能耐也没有，哪怕下个耗子呢！”

实在把她骂急了时，她回了一句：

“你做不出来，赖我！”

齐才更气了，又是一顿拳打脚踢，想打出她个“散”字来。可她偏不吐这口，齐才累得气喘吁吁，满头流汗了。她还能扯下手巾给他擦汗，齐才光生气，没辙。

那年七月的一个清晨，她又早早起来了。还没梳完头，婆婆在炕上说了：“你拣筐鸡蛋，给西头你表妹送去，她生了个大儿子，下奶去。”

说完，老人长长叹了一口气。

秀儿听了，心中难受。她拖过筐来，从鸡蛋箩里一五一十向外拣鸡蛋，想想是给人家生孩子下奶，心中发酸，一不留神，她把一筐鸡蛋全扣到了地上，“哗啦”一声，满地的蛋汤，白的白、黄的黄。齐才一个鲤鱼打挺从炕上窜过来，骂道：“操你八辈祖宗！”就扑向了秀儿。这次，他还不打了，他按着秀儿的脑袋，让她爬到地上把流出的蛋清蛋黄全喝了。连泥带土，秀儿喝了几口，再也喝不进去。齐才这才疾风暴雨地一顿猛打，把秀儿打得头晕眼花，好几处流血。她再也忍不住了，一头撞出门去，发疯似地跑了。

往哪儿跑啊？回娘家丢人现眼不说，还得惹二老伤心。干脆，去找古谷嘴儿，当时你收了我们家好多谢礼，这会儿你就不管了？

古谷嘴儿听了秀儿一番诉苦，看了一遍秀儿身上的伤口，也假装着抹了把泪说道：

“姨看着也心疼啊！可咱们女人家得认命，熬过这两年劫数，你会好起来的。啥时我见齐才他妈，再劝劝她。”

一番连哄带劝，秀儿的眼泪总算止住了。

午饭后，天儿闷得很。秀儿更觉得心中沉甸甸地像揣了块铅。她无精打采地走出古谷嘴儿家，走到村边池塘子树下乘凉。那是个椭圆形的池塘，池水清灵灵的。天上的云彩、池边的树影映在塘里。秀儿往水中看，在左前方的水面上有个娉娉婷婷的美人影儿向这边移动。看着这个美人影儿，秀儿的心反而酸溜溜的。天老爷真不公平，让别的女人长得如花似玉，为啥我就生得这么丑呢？她一口含血的唾沫吐在池内，水面荡起圈圈涟漪，大圈儿套小圈儿，竟不散去。随后，圈中冒出一个个又黑又尖的小黑脑袋，拥着、挤着去吞那口带血丝儿的唾沫。

秀儿被这场面惊住了。

“哎呦，丫头，看你把龟都招来了，许是给你报怨呢！”

古谷嘴儿端着饲料来到池塘边。随后一把一把地把饲料撒到池塘里。大大小小的龟儿、龟孙们都浮上水面争抢食物。秀儿生平头次看见龟争食，觉得真好玩儿，不知深浅地伸手去抚摸。她的手是受过伤、流了血的，刚伸进水里，被一只龟一口咬住了，钻心的疼痛使她大叫起来，忙把龟向外抡，一抡没抡出去，二抡还没抡出去，三抡，那只龟才松了口落回水中，还带着秀儿一串殷红的血滴……

“可了不得了！黄崖庄出贵人了！”古谷嘴见状抽疯似地惊叫起来。随后一传俩，俩传仨，这消息像一阵风似地传遍了全村，又吹向南北七村。

第二天傍晚时分，消息传到了齐才家，齐家一个德高望重的本家爷爷特意来找奇才妈说：

“我说侄媳妇啊，千万不能小看你家那丑媳妇了，她命中可是个贵人啊！”

“啥？”齐才妈不信，眼里还含着一丝轻视，“就她，废物一个。哪儿贵啊！”

“你还不知道啊！昨晌午她被神龟附体了。那龟一口咬住她，她甩了三次才甩了下去。自古传下来，谁被龟咬一口，就是贵人，她甩了三次，就是要保你家三世富贵啊！”

“真的吗？”奇大妈半信半疑。

“没啥疑惑的，就指望她不但保佑你们家这一支，而且能保佑咱们齐姓人家都能富贵。”本家爷爷一脸希望之光，蹒跚着走了。

齐大妈见本家爷爷的兴奋样子，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了。媳妇是个贵人，这没错了，再不能亏待她了。这时正好奇才收工进家，她忙把儿子拉到屋里，悄声问：

“儿子，听说了吧？”

“听说啥呀？”

“你媳妇是贵人，搁早时候就是贵妃啊。以后可不能打骂她了。”

齐才一愣，问道：“这话是谁说的？”

“没错，没错，全村都震动了，刚才前院老爷子还专为这事来了一趟。”

这时，齐才妈如此这般，把老爷子的话又说了一遍。

“怪不得街上好多人冲我翘大拇指。”齐才沉思了一会儿，冷静地说：“妈，咱们也别轻信，得找懂行的问问。”

齐才妈点了点头。

黄崖村东港沟有个会看阴阳的先生，人送外号马神仙，已年过古稀。他教过私塾，精通四书，又能掐会算，还会看阴阳风水。这道山沟里的人盖房、打坑、算命、相面都来求他。他稳坐高堂，总不断有人提着礼物来求他。

齐才扶着他妈走了两个多小时山路，才来到马神仙的家里。见了面，他双手奉上礼品，气喘吁吁地讲述了一遍妻子被龟咬了的经过，然后小心翼翼地问道：

“马大爷，被龟咬了真能成贵人吗？”

“然也，然也。”马神仙文绉绉地说，“龟从贵来。龟乃贵也，龟咬贵来。你妻莫看其貌不扬，却洪福齐天，造化无穷。此后必有大富大贵。”

“这是什么原因呢？”齐才目含疑色。

“龟咬了，就是贵人显身了。此事内有天机，小人不敢泄漏。我只可告诉你，你可知清朝有个权倾朝野的大臣名叫李鸿章的？”

齐才想了想，“听说过这个人。”

“这李鸿章其母本是童养媳，长相极丑，脖长脚大，其夫经常打骂之。一天，她于河旁打草，被一龟将手咬破，哭着归家后告知婆婆，其婆婆惊讶万分：“哎呦，我的傻媳妇，你是贵人之命啊！”全家敬她如神，以后便生了李鸿章，她自然也成为了一品诰命夫人，八抬大轿抬进北京享尽荣华富贵。”

齐才陶醉了，嘻嘻地笑了，他把妈送回家后，连歇也没歇，就前往古谷嘴家去接秀儿。这时他看秀儿可觉得漂亮多了，脸黑是健美，